



风物迹忆

风气紫薇

文/林丛中

所居小城道路边的绿化带里,常常种有紫薇。一到时节,路旁两侧美丽的红、紫、白色花,在风中微微摇摆颤动,灿如云霞,甚是美观。那日,我走在开满紫薇花的人行道上,那一簇簇褶皱形状小花,柔美温婉,芳香怡人,有的婉约自然,有的厚重大气,朵朵精彩,簇簇迷人。

紫薇,又名百日红、无皮树、痒痒树。按颜色分类主要有紫薇、银薇、红薇、赤薇和翠薇。花色除紫色外,还有浅紫、白色、粉色、大红、淡红、深红和蓝紫等。最早见于东晋王嘉所著《拾遗记》,距今有1700多年历史。在唐朝,紫薇是名贵花卉,自唐开元以后,紫薇广泛种植于皇宫内苑、官邸、寺院等。明清时期,紫薇的栽培品种与栽植方式均有所发展。18世纪紫薇被引种到日本、朝鲜、东南亚、欧美及澳大利亚等地。

树姿优雅飘逸的紫薇,给人一种亭亭玉立的印象。翠绿叶片秀雅动人,叶子呈长椭圆形,叶缘微微波浪状,无论晴雨都散发着生机勃勃的绿意。紫薇花骨朵,犹如一颗颗圆润的小苹果,花瓣像一把把皱缩的小扇子。有趣的是6个花瓣组成一个圆形,恰似一个个小风车,灵秀可人。

紫薇,从不会孤芳自赏,而是成片成簇地开放。它不惧炎热,无论在哪都是最耀眼的存在。晨起暮落中,成为一道亮丽动人的风景线。从夏至秋,紫薇花絮绵绵不断,长久且柔韧,素有“百日红”的美称,以及“好运连连”的寓意。正如南宋诗人杨万里感叹:“谁道花无红百日,紫薇长放半年花。”呈现明朗向上的美好,让人振奋。自此紫薇花便有了“满堂红”的雅称。

紫薇花,从古至今深得文人的青睐。“独坐黄昏谁是伴,紫薇花对紫微郎。”白居易写的《紫薇花》,表明诗人深爱紫薇,而紫薇也是在他孤独时默默相伴,代替好友不在身边的遗憾。白居易曾任中书舍人,因为紫薇与紫微星的对应,又逢中书省遍植紫薇花,唐开元时一度改名为紫薇省,故紫微郎是中书舍人的别称。“除却微之见应爱,人间少有别花人。”紫薇成了诗人彼此挂念的纽带。白居易每每看到紫薇,就想到微之(挚友元稹),一样的身世,一样的才华,相似的个性,他们坚定地守望着彼此,安慰和鼓励着彼此,在世俗之外站成了两座山峰。

“晓迎秋露一枝新,不占园中最上春,桃李无言又何在,向风偏笑艳阳人。”诗中只字未提紫薇,但处处是在描写紫薇。赞美了紫薇花不与其他花争春的谦逊品格。诗人杜牧将自己比作紫薇花,表达了自己虽满腹才华,却得不到赏识。原是杜牧任中书舍人时,正值党派之争,他作《紫薇花》诗言志,被称为“紫薇舍人杜紫薇”。盛唐的浪漫可见一斑。

紫薇,还有个特点,树龄越老树干越光滑,摸上去感觉好像没有树皮一样,因此又叫“无皮树”。其实,紫薇有树皮,只因其树皮薄且易脱落,露出的新树皮特别光滑,加之颜色为土黄色和灰绿色相间,比一般树皮的深灰色或褐色浅很多,所以紫薇常被误认为没有树皮。通常,树木是年头越久树皮越粗糙,而紫薇却恰恰相反,年头越久树皮反而越光滑。

紫薇,在民间俗称“痒痒树”,如果轻轻地触碰枝干,整棵树就微微颤动,就像一个人被挠了痒痒一样。一如古诗描述:“似痴如醉弱还佳,露压风欺分外斜。”初识紫薇的时候,我好奇地试过无数回,至今也无法确认到底是风让它动的,还是我的触摸让它动的。而没有一丝风的时候,它到底是动了还是没动?无从得知了。如果你跟我一样好奇,也可以去摸摸它那光溜溜的树干,看它是否真的会“痒”得花枝乱颤。

想起一句歌词“读你千遍也不厌倦”。我喜欢紫薇这个名字,也喜爱它细细碎碎的花裙,更喜爱它骄阳中谦然开放的隐忍,读你,品你,懂你,也愈加的喜欢你。

人间百态

一位戴头盔的老人

文/风凝

一辆出租车缓缓停在我面前,车身还蒙着一层薄薄的晨雾。

这时,后车门先一步被推开,一双布满褶皱、青筋凸起的手,攥着两个鼓鼓囊囊的购物袋,几片菜叶从袋子里探出头来,像是在透气。老人从车上挪下来,颤颤巍巍,佝偻着脊背,每走一步都显得小心又艰难。令人奇怪的是,老人戴着一顶安全头盔。

老人突然抬起头,浑浊的眼睛里带着几分和善,主动开口,声音沙哑:“丫头,你坐车?”

我连忙点头,朝着老人露出一个微笑,轻轻应了一声。老人也笑了笑,没再多说,提着两个购物袋朝街边走去。他的身影,在晨曦中显得单薄又坚定。

我转身准备上车,目光一扫,却发现后座上洒了一小片汤汁。想必是老人买的吃食,下车时不小心洒出来的。这汤汁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,渗透进座位里。我关上后车门,转身拎着大兜子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上。其实,我平常是极少坐在出租车的副驾驶位置的,此番选择,实属无奈。

司机师傅是个中年男人,看着性子爽朗。待老人走远,我直言后座洒汤的尴尬。司机语气里带着几分感慨,主动跟我聊起了刚刚那位老人。他说:“刚才那个老爷子,是从早市上的车,公交车人多,他腿脚不利索,拎东西也不方便,这才打的车。”

我心里微微一动,转头看向司机,听他继续往下说。司机也乐意分享:“老爷子说了,家里孩子们都放假了,要回来聚一聚,天还没亮他就去了早市,想着等孩子们一进屋就能吃上一桌子热乎的饭菜。”

听着司机的话,我心里瞬间涌上一股暖意,鼻尖也微微发酸。那一刻,我猛地回过神来,自己不也正是要回老家吗?出门前还在不紧不慢地收拾东西,总觉得回家是一件顺其自然的事,晚一点、慢一点都没关系,却忽略了在远方的家里,总有人在日夜期盼,时刻挂牵。

司机师傅接下来一番话,更令人百感交集。他一边平稳地开着车,一边说:“你注意到了吗?老爷子头上一直戴着头盔,逛早市都没摘下来。”我确实注意到了,也正对此疑惑不解。司机叹了口气,语气里多了几分心疼:“老爷子说他身体不好,怕出门摔倒磕了脑袋,就习惯了干啥都戴着头盔,求个安稳。”

听到这里,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下。这是第一次,我丝毫不反感司机师傅在路上的攀谈。他口中,没有华丽的辞藻,没有刻意的煽情,却字字句句都戳中人心最柔软的角落。

我想,戴着头盔逛早市,戴着头盔坐出租车,这位老人,一定还会戴头盔做许多事,去很多他想去的地方。他为自己求了安稳,也为子女换了心安。

好像,很多老人,都是如此。也好像,人老了,大抵都一样。



风铃版投稿邮箱:lybdx1862@163.com